明名臣言行錄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四十六

尚書喬莊簡公宇

字希大號白巖山西樂平人成化甲辰進士官至吏部尚書卒年六十八贈[illegible]諡莊簡

楊邃菴爲中書舍人時與公父職方郎中鳳友善遣公受業邃菴見公德器偘以公輔期之初授禮部儀制司主事改吏部文選司歷陞員外郎中門無私謁凡三典考察輿情稱允

戊辰轉光祿寺卿專以裁節浮費以甦民困爲務一歲陞戶部右侍郎庚午遷左侍郎春至六月不雨漕河

涸奉命禱祭海嶽遂雨時宦璫用事公卿多通關節
公恬然自守後璫敗獨皦然不為所汙
乙亥改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治尚儒靜說者謂得
畢公保釐之道時番國烏思藏傳聞國西有童子記
其前生事者以為活佛上遣使迎之上疏極論其事
甚傷國體且云國朝祖宗相承所以不絕番僧朝貢
者不過羈縻遠夷而已非崇奉信惑之也陛下天縱
聖明無微不燭抑豈不知西方異端佛教無益中國
之治乎南京御史林有年以言事被逮公論救得釋
上巡遊無時宣大之地往來數矣又復事于關陝以

伐鹵為名乃上言天命人心累數百言無不剴切是時前星未耀中外危疑疏乞早建皇儲以安宗社俱

不報

已卯宸濠之變聲言取南京兵已至安慶而公日領一老儒與一醫士所至游燕賓以覘形勢之險要而外若不以為意者人以為一時矯情鎮物有費禕謝安之風

宸濠與留守太監劉瑯交通公廉得其實即偵誅其往來者并劇瑯不與同事多執間諜梟之江岸濠計頗沮

先是公覘機務密得濠反狀又知指揮楊銳有才畧可用乃署爲安慶守備誡之曰安慶南京上游密邇江西賊計汝必先知知則速來告賊至必欲攻安慶攻則汝死守之未幾聞變銳果能成其功

武皇南廵駐蹕留都倖臣江彬等統邊軍數萬扈從屯處京城懷不軌心一日晩彬遣兵官索各城鎖鑰城中惶駭不知所出督府遣人來謀于公公曰守備者所以謹非常城門鎖鑰孰敢索亦孰敢與者雖天子詔奈何督府以公言拒之竟寢城中怗然彬毎詐傳上旨有所求爲日數十通公毎得旨必請面奏彬計

遂沮

彬領西北勁兵膂力拳勇公知彬所恃者在此將謂南人必不敵也先期命于南京各營教師中取其短小精悍者百人爲輿隷一日與彬會彬誇其邊兵之勇公曰試令與南兵角可乎彬欣然公因佯令召營兵遲之不至公曰姑與我輿隷試邊人見其短小意頗輕之然南人甚矯捷方接或撞其脅肋或觸其腰胯人應手仆彬大驚爲之沮喪異謀稍折矣邊兵行遊市中強買貨物公隨地令諸人搏之大爲所挫因而

斂跡

武皇自牛首歸時已淚夜彬傳旨開聚寶門迎駕意不可測公堅閉不納武皇竟宿于報恩寺大都彬謀所至公輒有以禦之彬竟不能成禍是時南京守備內臣王偉幼爲武宗伴讀上素與之狎言無不聽而公先與之結遂得從中調護使彬之譖不行也及駐蹕既久倡九卿臺諫凡三上章勸回鑾九月上還京師扈從至揚州歸

世宗入繼大統召爲吏部尚書公諳練部事至則正銓選抑奔競杜請托錄遺逸部政秩然

禮部尚書汪俊倪以議禮不合去上徑取南京兵部侍

即席書代之公上言書不與廷推特出內降爲尚書
祖宗百餘年所未有請收囘成命令俊與書各守職
如故嘗將大臣擔負旣重氣魄亦大故敢爲危論如
此
公家居淳儉所用皆陶甆之器衣服恂恂與寒士角而
延接儒雅如恐不及見善常如已出見不善怒形于
色卒之日識與不識嘆息泣下公長身偉貌聲如洪
鐘負一藝者悉得延見獎拔遇事從容裁處無疾言
遽色待官屬有禮馭輿隸有恩盛怒未嘗出惡言休
休有容得大臣之體

太保王恭襄公瓊

字德華號晉溪太原人成化甲辰進士官至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卒年[illegible]十[illegible]贈太師謚恭襄

署都水司郎中治漕三年凡漕河里步近遠閘坐丈尺漕舟木材之費考稽晝一著漕志繼漕治者按志以稽不爽毫髮皆服公精練云

正德九年公以副都御史整理鹽政時私鹽行官鹽壅蔽公檄清強官一人巡察滄瀛從運河而南伺私鹽捕之一人巡察襄鄧民貨鹽出境捕之一人巡察淮海鹽徙千百爲聚勦捕之鹽弊爲清乃議輸粟法議

量課中鹽之法議商人買餘鹽之法皆未行議者惜之

公在戶部陝西司有治才留心國計凡舊卷條例悉錄之以備稽閱邊帥乞糧草公屈指計曰某倉峙糧幾何某倉峙草幾何各郡歲輸糧幾何邊卒歲採秋青草幾何用益饒也何重索邊帥駭服

蒞兵部寇報至公坐籌曰某大帥出某地某裨帥出某地某由某路會師某出某地夾攻某絕某關隘防奔突某輸餉糧某紀師勛又曰諸凡未悉之機主帥權宜從事大事先行後聞公策勝數千里如對面談復

不膠尼故邊帥不窘東以易策勛
谷營入寇山西一得利踰歲乃復獵境上陽若東者公
曰是必趨舊利奏集諸鎮兵據山西要害賊果入大
敗之
丁丑八月武宗單騎巡邊朝士凛凛曰遠則漢高帝之
平城近則土木可鑒也議嚴兵守京師公曰上偶出
遊嚴兵如有壬人以據國爲譖禍立作矣乃馳奏行
在命文武大臣守都門又容諭將士列伏邊城大同
遼東延綏士馬皆集行在又請整命大帥一人開閫
河間近保京師遠控齊晉又于大名武定權置兵備

副使二人鎮壓盜賊又檄薊州都御史臧鳳保定都
御史李瓚嚴兵要害爲扈蹕計又檄山東河北傍武
事又檄在京守備時察奸宄是時乘輿出邊逾年無
鹵警京師至于邊服按堵如嘗公籌畫鎮定之功也
湖州孝豐縣湯麻九反勢頗猖獗浙江巡按御史解晃
奏聞下兵部議公呼賫本人至部大言數之曰湯麻
九不過一毛賊耳本處差數十火夫縛之可也何必
奏報欲朝廷發兵殊傷國體此御史不職考察即當
論罷矣賫本人回傳公言時皆謂湖州江南重地朝
廷不爲處分豈置之度外邪倘賊勢蔓延猝不可撲

滅本兵甚爲失策賊閒之恣意刼掠不設隄防先是戶部爲查處錢糧差都御史許廷光在浙公卽請咨勅廷光討之且授以方畧廷光卽命憲副彭某潛提民兵數千餘出其不意乘夜而往賊方擄掠回相聚酣飲兵適至卽時擒斬無一人脫者使朝廷命將遣兵彼負固拒命淹頓日久不但勝負未可必縱勝而勞兵費財亦已甚矣至是人始服公之籌畫云

贛州盜大起王守仁時巡撫請得從軍興法便宜行事公才之曰朝廷此等大柄不與此人用又誰與哉覆議報可蓋已爲宸濠討矣既而太監畢眞謀于近幸

請監其軍公奏以爲兵法最忌遙制若使南贛用兵
而必待謀于省城鎮守斷乎不可惟省城有警則聽
南贛策應事亦寢南贛諸賊悉平詳守仁傳
宸濠反開朝士愕眙陰持兩端卜成敗爲從逆公獨奮
曰豎子素行不義倉卒造亂不足爲慮有王守仁在
彼必成擒矣頃刻覆十三疏請下詔削濠籍爵正賊
名次請命將出師趨南京飭南和伯方壽祥防江都
御史俞諫率淮兵翼南京戶部尚書王鴻儒主給餉
王守仁率南贛兵繇臨吉都御史秦金率湖廣兵繇
荆瑞會南昌李克嗣鎮鎮江許廷光鎮浙江叢蘭鎮

儀眞愼防瓜州𢟍不旬月守仁果擒濠如公策禮部主事梁焯語人曰濠反時朝士歸心者十之七且曰濠必成屹屹不懼獨晉溪一人

江彬許泰扈蹕還將進伯爵下兵部曰應州之捷彬泰上勛進秩二級公曰左都督上無級地孰不上議內閣徑勅吏部封彬平鹵伯泰安邊伯凡軍功封侯伯繇兵部議請乃勅吏部非例也彬泰欲借兵部議爲地公雖不能沮其封國法猶恃以存云

辛巳春駕駐通州江彬擁邊兵環衛勢張甚召九卿往都下洶洶咸云彬且謀逆召九卿往屠焉因行大事

九卿無敢詣者公曰瓊備位大臣天威咫尺敢不覲乎即日詣通州覲人曰彬將掠奪九卿印行大事晉溪反佩印往與彬獄如魚水而彬卒不敢動不知何術也霍韜曰彬獨屈跡邪謀可逞兵部尚書屈跡將士故屬兵部彬有邪謀將士不皆從晉溪居中陰制姦變係將士望彬安得逞大臣制變之畧也抑亦勇智合德者能焉

武宗猶留楊石齋已定計擒江彬然彬所領邊兵數千爲彬爪牙者皆勁卒也恐其倉卒爲變計無所出因謀之于公曰當錄其扈從南巡之功令至通州聽賞

於是邊兵盡出而彬遂成擒矣

嘉靖改元言官論其姦狀詔下獄內閣臣楊廷和欲論公死已赦出之戍邊左廷和因議禮不合罷歸公上疏自列釋爲民鹵大入陝殺掠吏民楊一淸還朝難其代詔復公尚書總督諸軍事公至修一淸之政加振飭焉犄角逐鹵去斬獲累二百餘公上言鹽池北邊鹵鹵覘商人過輒入剽掠商以是絕不肯來請外修塹護之然多風沙易滿改築牆鹵既阻牆不得進商乃肯稍復來邊人以配楊一淸

公在西北修築花馬池一帶邊牆命二指揮董其役二

指揮甚效力邊牆甚堅功役亦不甚費有羨餘二千餘兩持以白公公曰花馬池一帶城牆實西北要害汝能盡心了此一事瑣瑣之物何足問即以賞汝後北虜犯邊即遣二指揮提兵禦之二人爭先陷陣一人竟死于敵公每一巡邊雖中火亦費百金未嘗折乾燒羊數頭凡物稱是公不數爾盡撤與從官雖衆頭目亦沾及故西北一有警則人人效命

公既入爲吏部會北虜入寇陝西花馬池鎮巡偟遽請兵策應朝廷命九卿會議本兵王憲以爲必當發兵不然恐失事機衆皆不敢與同獨公盡駁曰吾意以

爲兵不必發當別有疏卽奏曰花馬池是臣在邊時
所區畫防守頗嚴虜必不能入縱入亦不過擄掠彼
處自足守禦不久自當退若遣京軍遠涉邊境道路
疲勞未必可用沿途騷擾害亦不細倘至彼而虜已
退則徒勞往返耳臣以爲不發兵便然兵議實本兵
主之竟發六千人命二遊擊將之以往至彰德未渡
河已報虜人出境矣一日入朝閣臣張孚敬與公遇
孚敬手賀公曰古人稱老成謀國公前日料敵如見
亦甚奇矣卽于報捷本票旨賞公四表裏銀二十兩
明年卒于任公與彭澤俱號一時名將其論咎府事

相矛盾論者謂公議爲得云

霍韜曰韜甲戌春舉進士夏六月歸嶺南辛巳入京公已冥獄矣不識公冏日晉溪何罪或曰結交宦倖濫封爵亂朝政罪一也戚傷善類罪二也軍功濫陞罪三也韜曰若是宜戮也越月韜任主事守職方閱舊牘嘆曰古有寃誣其王公類乎宦者張永之弟張富張棨冒安化功封伯彬泰冒應州功封伯內閣查勅兵部塡紙尾惟曰如勅行而已矣無濫詞故事軍功封侯伯兵部上論奏內閣據以擬勅富棨彬泰等封勅自內閣無關兵部如曰佞倖濫封亂朝政內閣宜

坐乃坐晉溪誣一也凡獻軍捷巡撫擬奏巡按紀功
兵部請覈實御史覆覈乃擬賞典如曰軍功濫陞撫
按宜坐乃坐晉溪誣二也都御史彭澤以貽寇叛黜
都御史范鏞擅用贓黜官握兵符逮問彭澤先敉河
淮川蜀之功勲輿議惜焉貽寇叛釁不得不黜法也
范鏞擅用軍職罪在無將御史高公韶極詆公公任
吏部遷公韶秩乃曰公賊善類誣三也乃辯公誣于
朝
李贄曰并州謂晉溪貪財好賄賍中人夫滿朝皆受宸
濠賂獨晉溪與梁公儲有也楊廷和為首相受宸濠

賂擅與護衛乃駕禍于梁公而梁公不辨卒被刼去又駕禍于晉溪晉溪又不辨卒被誣下獄論死是孰爲貪財乎孰爲奸雎眦人乎嗚呼晉溪不貪宸濠之賂而陰用守仁使居上流以擒濠明知守仁不以一錢與人不與一面相識而故委心用之何也彼不拒江彬者欲以行彼志耳是以能使守仁等諸大豪傑得爲朝廷用也當時若李充嗣之撫應天喬宇輩之居南京陳金等之節制兩廣卒令宸濠旋起而旋滅是誰之功乎嗚呼此雖可與智者道

都御史王公雲鳳

字應韶號虎谷山西和順人成化甲辰進士官至

僉都御史卒年五十三

公年二十舉進士除禮部主客司主事淸忠効官獨立

不懼足不躡公卿門不赴無名飲宴或誚其矯激不

顧也憲宗弗豫禮部沿舊典舉齋醮公言于禮部尚

書周洪謨曰祈禱固臣子至情第行于佛老宮非禮

宜爲壇于南郊隙地大臣率屬禱于天三日可也乃

不克用

弘治庚戌疏却貢獅子疏入得允天下傳爲盛事陞祠

祭司員外郎尚書倪岳因災異倡府部院疏弊政用
公四事草一懲邪慝二禁給度三停減齋醮四議處
宗室言甚剴切歷郎中朝廷欲度僧乃疏列千餘言
三上皆不報僧道通中貴者謀欲普度摭以危語不
動命下度僧不多而逃軍四匠不與時人皆喜其有
回天之力神樂觀道士多賭博或姦盜教坊司或買
良爲娼錦衣衞校尉獲賊又誣娼巧取其貲漸以成
風公皆疏題禁絕之又奏准天下郡縣皆立名宦鄉
賢兩祠爲後人式竝祠薛文清于鄉而斥韓王徵鑾
之道號禁吉府土木之科擾上皆嘉納由此知名

丁巳京城風霾晦旬各處天鳴地震公陳修德弭災之
道大意納忠言罷左道齋醮傳奉諸事上遂下
詔求直言公又代尚書倪公及諸大臣條二十三事
時閹李廣與壽寧侯表裏通惡怨徹中外人莫敢言公
又獨上疏乞斬廣泄神人憤以弭災變廣怒令道士
設醮咒死術以舒恨亦不驗乃令校尉伺公出入十
二月朔聖駕郊天看牲回誣以駕後騎馬下錦衣衛
戊午三月謫知河南陝州比至問民疾苦興利祛害
而又表賢者之閭講程朱之學毀僧尼寺以正風俗
拆泰山廟以給學田士民翕然化之

巳未李廣漸疏于上懼誅飲毒死得陞陝西按察司僉事提督學校至則教人讀書自小學近思錄始次及各經史語學者以聖賢之道曰立志以堅趨向之方主敬以養清明之氣讀書以究事物之理慎行以致踐履之實勿妄意高遠忽于日用之常勿過爲詭習出乎人情之外故以五要肅士心以九容飭士身以十有一行正士習以九戒敦士禮立四科以待衆士以二十一過禁士愆立十攻以收士學政肅清三秦豪傑莫不興起

辛酉陞副使整飭洮河岷州邊備州染夷俗頗乖禮法

乃申孝弟其風弊所按部贓污官吏有望風而遁者軍法嚴明邊卒恍畏西戎遠遁條疏八事并禁約三十餘事皆可常行甲子考績都御史楊公用寧及御史李春交薦其賢乃復改提學關中士子相賀曰王先生復來後學得依歸矣

正德丁卯陞山東按察司副使稟然人莫敢犯同僚有過亦曰慎勿使公知詢郡縣吏之能否而獎責之丁母憂去服闋陞國子監祭酒時劉瑾貪橫公至無所傀怒欲中以禍不能得而罷時國學教廢公以十有七約示諸生學政嚴厲不少姑息士始不堪而終亦

其法會璉下獄遂上疏乞致仕

壬申御史楊邦禎等交薦其賢上命巡撫宣府地方公上疏以疾辭不允乃上楊太宰書其畧曰山中屢聞忠讜之言近者留王昂一疏尤爲人所傳頌未聞唐介初貶時潞公有此也執事於是加人一等矣然介雖貶未幾而復其殿中侍御史今王昂旣不獲還之青瑣則推薦超陞在執事筆端焉爾他日秉史筆者書此一行豈不足以照耀千古哉每恨李文達近稱賢相然惡羅倫渝落以死擯斥岳正坎坷終身極貪之陞布政反得超擢今文達之富貴安在哉一時快

意可畧也後人是非之公可畏也一人私情可畧也一天下指視之嚴史氏紀載之實可畏也一身極榮極貴可畧也毎日光陰之去者不可補歲月之來者未可追可畏也且用舍之間士風所係扶持正人則善類慶而士風振進獎邪人則善類沮而士風頹唯願與執事可以此言進故不復忌諱況今兩耳皆聾調治不瘥只當耕田納稅爲畎畝之間民養親讀書總歲月之不貸豈有夢寐更著冠束帶耶伏望周旋其間以必得遁藏爲幸縱猿鹿于林莽之外投魚蝦于沮澤之中某未死之年皆執事之賜也稿傳京師人

爭錄誦公再欲辭避尚書迫之行不獲已之鎮豪猾久攬權草者聞風遁迹至以便宜從事將官犯法依律重輕罰米至萬餘石用足軍食自參將以下頤指氣使莫或敢喘息練習軍士率有紀律日戒諭防衛如賊在目前鹵不敢輕入北門鎖鑰時論歸之丙閱月丁父喪服闋除職如故清理浙江鹽法上疏乞致仕上不允准病痊起用公曰吾志遂矣遂歸不復出

公天資豪邁智識卓越器度弘遠博學力行以聖賢爲標的居無惰容自少至老如一日立性嚴察吏不能售其奸與人交侃侃不脂韋臨死生禍福之際不苟

趨避守官清介人不敢干以私所著有小學章句博
趣齋稿讀四書私記行于世

尚書林貞肅公俊

字待用莆田人成化戊戌進士官至太子太保刑部尚書卒年七十六隆慶中贈少保謚貞肅

年十七祖病劇祖母欲爲之娶辭弗肯明年祖母復病強之娶以祖未大祥固辭不肯君子已知其志向之不凡矣舉進士李文正見其所著作語人曰他日當以文名世者

授刑部主事性侃直欲以經濟自見不與世浮沉推獄務明允事干權勢貴近莫適爲處者大司寇林公聰多屬之不撓執法名益起

成化二十年授四川司員外郎時妖僧繼曉以秘術因
梁芳干上出入禁中被殊眷尊爲法王賜美姝十餘
金寶不可數計又請建永昌寺費鉅萬毀民居人心
怨憤於是公上疏言今災異迭興兩京地震陵寢搖
動日月繼蝕饑荒半天下人民流徙塡委溝壑拯救
無策可爲流涕而妖僧繼曉乃請內帑數萬建佛寺
臣按繼曉本一憸狎小人褻以邪術蠱楚府事敗懼
乃竄身京師誑蒙聖眷五尺之童皆爲切齒敢復肆
無忌憚惑亂聖聽以有用之財供無益之費陛下聰
明神智乃蹈梁武覆轍將損聖譽蠹壞至治工役不

息人怨曰興臣謂不斬繼曉禍未可言然縱之者梁
芳也芳傾覆陰狠引用邪佞排斥忠良附之驟得美
官觸之動遭竄逐欺罔如趙高奢僭如石崇數年之
間假進貢買辦之名盜祖宗百餘年府藏殆盡今內
外百官以及閭井皆痛心饑民之死欲食梁芳繼曉
之肉然卒不敢進言於陛下者所惜者官所畏者死
雖使臣復不言則陛下終不悟天下後世謂陛下何
如主臣等何如人臣誠不畏死惟陛下裁察上覽疏
大怒下公錦衣獄後府經歷張黻上疏論救併逮赴
獄事且不測司禮太監懷恩叩首力爭曰祖宗朝未

有殺諫臣者殺俊將失天下心奴不敢奉詔上大怒曰汝與俊合謀訕謗不然俊安知宮中事提硯擲恩恩免冠伏地號泣曰奴不能復事左右矣趨出至東華門使人謂典詔獄者曰俊死若等不得獨生乃歸臥邸中稱中風不能起上怒解命醫治疾屢使勞問公得不死謫雲南姚州判官敝謫知州初公之草疏也自分必死區處家事其妻不敢諫其友勸止之不從通政閱其疏曰君能言人所不敢言吾輩愧死然雷霆之下恐有不測惟君再思之公曰吾思已三寧云再也置疏于案而去及廷杖大呼曰臣赤心爲國

死即死耳安用杖時萬安附中官諫官皆不敢言公
獨慷慨上疏直聲震海內三原王端毅公在留都疏
乞還之以勵忠節會元日星變憲廟感悟敘復南部
孝宗踐祚廷臣交薦之擢雲南按察副使俗崇釋信鬼
鶴慶玄化寺稱有活佛歲時集士女以金泥其面公
按部命焚之父老言犯之能致雹損稼公與約積薪
伺之果雹即止已而無驗遂焚之得金數百鎰悉輸
之官代民償逋毀淫祠三百六十餘區撤其材新學
四年陞按察使五年調湖廣風儀整肅屬吏不敢犯會
境內雨雪災異上疏陳言時政謂貴州調官軍軍苦

戰鬪民疲轉輸德安安陸創造興岐二王府吉府復增修葺工役浩大費動鉅萬民不堪命臣謂興岐二府宜小而不宜大吉府宜修而不宜葺乞循寧襄德故事勿用琉璃及白石雕闌爲著例不報公引疾乞休不待報竟歸

十三年拜南京僉都御史提督巡江時陝西地震水涌公疏謂變不虛生必有其應歷述漢晉以來宮闈內侍柄臣之禍且乞減齋醮清役占汰冗食止工作省供應節賞賜戒逸欲遠佞幸親賢人謝方石見之曰近時章疏當爲第一

十五年江西盜起勅公巡視江西寧庶人貪譎忮害倍取祿米官校侵牟民利公悉裁抑具奏府殿易琉璃瓦之非謂乞斷大義特垂善處毋涉吳王几杖之賜叔段京鄙之求時濠雖横未有逆萌或以爲過後卒如公言人服公先見云

武皇初政起公巡撫江西公上疏力辭明年改撫四川時逆瑾雖誅而張永繼用事武廟好遊樂時衍於外而皇儲未建公甚憂之五年遂於川中復上疏請上還內宮擇宗室之賢養於別宮收召先朝故老劉健謝遷林瀚王鏊韓文以修復舊政又言瑾雖死魁柄

猶在宦豎安知後無復有璡者其詞指剴切大忤左
右用事者時藍鄢之寇方劇至即宣布聖恩剿撫並
行屢以捷聞六年六月陞右都御史疏請致仕忌者
謂盜衰易與即可其奏命下朝論大駭蜀人號哭追
送者數千人公去而兩川之寇復熾矣
世廟在籓邸久知公名入繼大統起刑部尚書上言新
詔之革所謂壞極而不得不革者也然貴近之臣或
稱不便冀有變更誠更之則諸所革者盡復而天下
之公議廢矣時近倖浸有用事者故疏及之
命侍經筵會暑罷講公疏言學貴緝熙雖寸陰不宜

輒罷屢上親大臣勸聖學闢異端疏
太監崔文寵擅一人其私人李陽鳳以科斂匠作財物
及御史叅奏崔文需索夫錢事下刑部文夤緣內降
差校尉取李陽鳳等付鎮撫司問理公據法執奏不
遣有旨還送鎮撫司公奏言奉詔則違法守法則違
詔臣寧違詔不敢廢法上怒雖不罪公而陽鳳迄改
錦衣獄又疏谷大用竊弄威權蠱惑先帝盜官銀百
萬兩乞提問追贓以平人心之怨憤不報公以爲不
得其職乞致仕疏八上乃允
公去一年諸臣以爭大禮廷杖至有死者公即家上疏

人君以寛仁爲德剛正爲威方隆本生廣弘孝理而
威懾羣議恐人命輕脆難以保全臣奄奄待死敢倣
古人遺表遺直之義僣有獻言臣惟古者撻人于朝
與衆辱之而已非必壞爛其體膚致之死也臣及見
成化時廷杖三五臣容厚綿底衣夾以重氊疊帕然
猶臥病數月正德時逆瑾用事始啓去衣之端釀有
末年諫止南巡撻死之慘新詔收恤士氣始回不謂
議禮與同偶干震怒輒復有此恐非祖宗仁厚之意
伏惟聖明留念老成時加延接他若羅欽順王守仁
呂柟魯鐸輩人望所屬亦宜引置左右臣舌梗意長

授書難盡不勝愛願懸結不報

公平生不戀官爵不趨權勢不擇利害不畏強禦用兵以殺降爲大戒以撫綏爲上策性簡儉居官尤廉約不取隸金不發公廩蕭然若寒素淡厭末俗後汰以身爲表率一時同德諸老毎推先焉

尚書彭襄毅公澤

字濟物號幸菴陝西蘭州人弘治庚戌進士仕至

少保兵部尚書謚[illegible]慶初贈少保謚襄毅

公少慷慨有志節尚理學初會試時前二場文論皆得

意忽得家報言母夫人病劇即束裝歸朋輩咸勸其

少留終場必取高第公曰吾方寸亂矣且母病與取

第孰重邪遂行抵家母見之喜病亦尋愈人稱其孝

初授工部主事改刑部部郎有恃勢毆殺數人者公按之

當抵罪或為之賄緣祈脫死時勅中貴偕三法司錄

重囚議將釋之公執不可或以朝廷欽恤之意為言

公曰如死者何竟莫能奪

出爲嶺州知府嶺治民漆器公家欲嫁女賫數十器遣吏護還公父見吏曰吾以吾兒在嶺爲天子愛民節財既數月矣未有惠政聞吾耳而漆器數千里來家即貧椎髻布身可使女出嫁奈何貴異此耶舉火對吏燒之即持一蓋裹一袱從關中徒步至嶺府門告守門曰吾欲見太守門者目攝之曰吾太守父也若即告太守有彭某甲在門太守當自知之門者私入白公驚起具衣冠出迎目吏操蓋袱入父怒曰吾從關中來有日矣操此數千里不苦府門去堂幾何爾

獨不能項刻跬步來乎公跪捧入父登堂跪公其下呼吏卒曰吾謂太守在此邦問民疾苦愛惜斧藏如其私家囊乃今遣吏護漆器歸襪何仰太守也諸公爲我杖之吏卒相視莫敢動父自取杖杖公遂復徒步去公涕泣蕩濯振政逮惠去民所不便者居二年民大感悅以守制去

正德元年補眞定知府時府有幸宦方得時或請附之公具棺府堂後曰吾身豈附人者哉准擬附棺矣

累遷右副都御史巡撫保定劉六劉七賊破河南諸州縣朝廷召邊將分勦之公與咸寧伯仇鉞提督河南

軍分調諸將獲斬甚盛遂以平賊功陞右都御史尋

加太子少保

時蜀盜藍廷瑞鄢本恕復起勢愈熾詔公充總督討之

公悉兵破賊衆遁竄山寨多伏弩菁棘中公分兵出

入奪水道度窘開一面縱兵誅之且盡公還加太子

太保

公嘗與言官論朱寧吾恨不手刃此奴有白于大司馬

王瓊者王以語寧且曰爲君致彼君私察之於是匿

寧屏後致公過王激怒之公復大罵寧乃銜之會哈

密城及金印爲土魯番所取詔諭還不可且諜得將

寇甘肅狀僉推公經理之公調寧夏兵自遣使詣土魯番予贈幣二千銀榼一盂求和還哈密及城土魯番陽許公輒奏事平乞骸骨歸而土魯番變矣瓊乃上言公擅遣使妄增歲幣謬言欽賞自遺書求和失信起釁辱國喪師宜逮治下廷臣集議之衆爲公不平畏瓊莫敢言禮部尚書毛澄稍折之戶部尚書石玠曰彭澤好人都給事中王爌石天柱皆爲公稱枉瓊迫衆論曰我豈害彭某者乃易奏稿數字以進得旨公奪職爲民而朝論大不直瓊

世宗即位起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督團營公請率本

部諸臣將各司政務自正德元年以後內外諸司及
言官所建白奉旨允行者彙分臚列編寫成帙丈第
舉行上嘉納之
司禮監傳奉聖旨勑御馬監右監丞鄭斌鎮守廣西地
方守備倒馬關太監楊金調廣東市舶司管事御馬
監右少監安川守倒馬關傅倫牛榮取回南京閑住
公言中官出鎮已爲民害至于數易其害尤甚夫楊
金鄭斌安川行事廉靜與否臣雖不得與知但傅倫
牛榮在鎮年久所欲已滿又衆皆被劾或知警畏若
新任者饑虎之欲甚于飽虎況交代之際迎送供應

爲害實多今顧駱傳更替此非各官貪緣鑽刺焉有是乎乞將楊金鄭斌安川拿問明正其罪仍將倫榮各加戒飭再戒以後各處鎮守等項內臣不得頻數傳奉更易庶舊任得安心辦事未差者亦免奔競無耻之徑疏下內閣擬票大學士楊廷和等亦以爲言上曰卿等言是楊金鄭斌安川俱不差亦免逮問傳倫牛榮令照舊用心辦事如或生事害人聽撫官指實糾劾今後各處鎮守守備等項內臣果廉靜老成者不必頻數更易又奏革定策恩與太濫上從之二年御史史道外轉僉事劾大學士楊廷和吏部尚書

喬宇論道挾私妄言乞正其罪上下之詔獄公亦奏
廷和定策討逆忘身盡忠乃爲史道所搆引嫌乞休
大臣人不自安因劾道嘗力救奸黨訐奏王瓊張宏
陛完自知素行不齒士論猥以搏擊當路爲名真奸
人之雄不可不治旣而科道交章劾公阻塞言路公
上疏乞休因言給事中章僑前劾工部尚書趙璜欲
伸徐景嵩私怨璜實無罪僑亦自劾乞休且曰公論
之在天下揚不能高抑不能下非臣與澤得私也澤
所誣不足辨顧倡說禁言生禍不淺上令僑供職如
故亦言公非阻塞言路者公再疏求去不允御史曹

嘉極論公及喬宇奸邪諸大臣並時乞歸上使人宣
諭乃出有頃乞致仕懇數如二臣其後王瓊復召總
制陜西軍與用事謀報怨使王邦奇訟公處置吐魯番
事并及楊廷和而公先坐爲民上不復罪也
公爲人長大腰帶十二圍偉顧盻平居鮮笑容剛方不
能濡忍見邪僻之人顧獨數過毛澄家毎過未嘗不
移日也其所論悉邦家大計至不當意輒大呼恚忿
左右皆靡當武宗南巡每遇朝期則率其司屬詣闕
叩頭其忠敬如此

尚書孫榮僖公交

字志同湖廣安陸人成化辛丑進士仕至少保戶部尚書卒年八十謚榮僖

授南京駕部主事諸僚散衙歸舍或出訪客或拉朋儕飲奕賦詩習以爲常公獨退處一室默坐觀書至晚方回或以爲言則曰對聖賢語不猶愈對賓客妻妾乎三原端毅公時爲大司馬嘉其有志甚愛之

弘治初三原入長吏部調公自輔薦陞選郎公溫粹和厚外不甚許可而中自明燊居吏部前後十餘年所推引多正人賢士值遷除與尚書斟酌悉當才地京

師爲之語曰要選通孫志同
十四年陞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彜館正德元年陞光祿
寺卿將逆瑾竊政諸所無益事耗民財有如木蠹公
不激不隨臨機節縮省費不貲雖諸權貴亦安之
三年陞戶部右侍郎尋改吏部五年調南京吏部本年
陞南京吏部尚書未任六年陞戶部尚書時畿甸河
朔流賊劉六劉七等賜張爲中原患朝廷命將征討
調度甚急四方以災上不得不覆某處蠲稅糧若干
某處截留運粟若干京師四萬之儲不得將繼事皆
難處公從容調停權其輕重緩急務濟事不務近名

又因民貧斂急不忍椎肌竭髓取償歲額而至于宫爵之冒濫賜與之無節非時之宴遊無益之齋醮一切侈靡耗財之事終不能違其所蔽因其所明乃歎曰胡爲使吾民至此極也于八年乞休歸隱九峯

公所居近興邸睿宗最愛重之爲劃陽春臺東偏地以益宅穿塹垣遶其後世宗入繼大統中官言孫尚書宅侵陽春臺地當取之世宗曰先皇與孫尚書吾敢奪耶入即位召爲戶部尚書公以人臣爲國必杜利孔清利源乃可返殷還阜國計民命身任不疑則論逋倉增置內臣大冗蠹剋曹卒且以閹豎預邦計非

祖宗舊御馬監內臣宜遵祖訓專筦畨牧不宜臨筦輸納芻豆所筦馬宜令戶部通知其數上林苑監本以牧牲植蔬令內臣奪其地役其人乞革罷皆從之嘉靖二年以老請歸四年卒於家贈少保謚榮僖平生言論恂恂誠愨畧大臣氣岸其清慎恬雅始終一致云

太傅毛文簡公澄

字憲清崑山人弘治癸丑進士第一官至太子太傅禮部尚書卒年六十贈少保謚文簡

公方正端毅有經務才初授修撰預修大明會典陞右諭德充東宮講讀官聲音清切義理明暢爲言于上曰毛先生說書眞正明白孝廟甚喜方中秋設宴遂徹以賜又預修通鑑纂要進右庶子兼侍讀賜金緋康陵卽位預修孝宗實錄陞翰林學士尋奪官仍侍讀尋以侍講學士日講

巨室有被誣者當道將奏沒其產初求救于公弗許既

而廉其罪不至此避近爲直之其人報以數百金公盡郤去曰吾公道扶人安能以賄爲爾役耶其光明清介類此

正德壬申掌院事教庶吉士甲戌主考禮部會試陞吏部右侍郎丁丑陞禮部尚書戊寅武廟南巡公上疏諫止兵部尚書彭澤坐晗客事將置重典公與廷議力救免之逆濠旣擒江彬擁邊兵邀駕駐通州命文武大臣出迎人人自危公倡正議謂當訊誠告廟悉從之

康陵崩奉昭聖皇太后旨偕大學士梁儲等迎世廟于

興邸以功勳廕子一人世錦衣指揮同知爵充副總
裁修武宗實錄未幾大禮議起公守濮議請以益王
子崇仁王子後獻皇帝上不從章聖太后至請由大
明左門入又不從會議所生不得稱父母即不得帝
后其所生又不從上不喜或勸公將順者霍韜再移
書公論今日主濮議非是公不從
嘉靖初上選婚錦衣韋千戶女與焉內侍并皇親邵蕙
俱得重賂咸屬意公在左順門厲聲曰韋千戶是韋
太監家人不知的姓何以登玉牒此事禮部不敢擔
當汝曹自爲之衆議遂息

時天子方自藩邸繼大統敬恭大臣憚公老臣正議侃侃遣內侍諭意故事太監詣部尚書與抗禮是日入門長跪拜公亟下扶之太監言上令行此禮乃諭意上言人孰無父母奈何令我不得伸所恩于親必祈公易議且襲金賜之公奮然曰老臣悖耄不敢墮典禮獨有去不與議而已明日即引疾致仕去加太子太傅令屬吏護行至與濟卒贈少保謚文僖公心術平夷學識淳正狀貌抑抑謙恭至是非義利禍福確乎不可拔也

南京吏部尚書王華卒而有司為奏䘏典其子守仁以

書干公欲請易名之典公答書頗摘華科場陰事固不肯與守仁大慚恨復公書曰守仁開之主辱臣死親猶君也執事辱先君至此守仁可以死矣前輩剛腸嫉惡無所忌諱如此

尚書陶恭介公琰

字廷信號逸菴山西絳州人成化辛丑進士官至南兵部尚書卒年八十四贈少保謚恭介

初授刑部四川司主事弘治戊申陞山東司員外郎故事刑部以獄訟繁劇奏讞惟艱擇老成明練者典部章疏謂之本科時大司寇特以任公凡諸章疏無不委曲盡情事者而諸司有疑事亦輒以屬斷比歲彙錄又多所平反上下稱明焉

陞陝西按察司僉事癸丑陞副使整飭固原固原爲西邊要害唐陷于吐蕃宋沒于西夏成化初滿四之變

三鎮綏揺固天下至險要區也公至練士卒繕器械
廣芻粟積數年邊無警居人以安
辛酉陞福建按察司在任廉介絕俗每飯惟一蔬甲子
陞浙江右布政使半載積羨銀三千兩悉入官帑乙
丑陞福建左布政使正德元年調山東至今閩浙士
夫言廉者猶曰陶公琰云在浙時言官會列藩臬之
賢者薦于朝列置第一
陞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巡撫河南至則首黜贓吏黃金
實等屬吏震慴有望風解印綬者丁卯陞刑部右侍
郎適陝西遊擊徐謙訐奏御史李高而謙故暨璉黨

也又厚賂瑾欲中高以危法會上命公往覈其事公
likewise

排法直高謙以告瑾瑾怒遂矯詔下公獄禁錮幾兩
月乃罷官去瑾怒未已復兩以他事罰米四百石又
追奪誥命是時瑾勢方炎無敢抗犯者率首鼠謝過
幾脫死而公獨安之弗懼也
庚午秋瑾伏誅言官交章論薦詔起左副都御史總督
漕運公剛介自持不附權貴往來過淮者有干即不
許有需索即裁抑之官吏貪墨者悉置之法部內蕭
然歲饑奏取運司銀十萬兩賑貸民賴以全活者不
可勝計

辛未轉南京刑部右侍郎壬申七月河北賊劉六自北而南犯桃源洞賊王浩八自西而東犯衢州狀聞天子命廷臣會雄才德望大臣總諸軍事廷臣以公上上可之陞右都御史至則劉六已殄滅王浩八已聽招撫人心甫安而寧紹瀕海屬邑颶風大作海堤毀者三百里居民漂溺者以萬數公閔之憂甚乃亂按其地亟出帑銀多方賑救仍委官築堤捍水自蕭山至餘姚凡五萬餘丈公慮桃源賊譎詐難信乃奏設兵備及僉拔群寮之有才者分守要害處置周悉明年春賊果率衆突入境公亟臨督戰賊潰走進兵襲

之餘黨悉平捷聞賜璽書獎勵賊平之後公又以開
化常山遂安蘭溪爲盜出沒要衝乃議城四邑凡六
閱月而訖工因引疾求退詔不許會總漕員缺復推
往督之至淮一如前令然乞歸志益堅疏凡七上皆
溫旨褒答最後乃得請仍許乘傳歸歲給祿隸
辛巳夏世廟登極乃復起總督漕政淮民喜迓于道左
歡聲雷動尋進戶部尚書左副都御史仍任前職壬
午改工部尚書啓行之日淮民傾城出送歔欷號泣
不忍去
癸未改南京兵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參贊機務至南都

屬歲饑死者相枕籍乃移文諸曹盡出其所積以助
賑濟仍咨戶部預給軍糧數月米價頓平人賴以生
者無算事皆已行而後具聞而又裁抑內臣進貢快
船其數視常減半至今官民賴以弗擾時年七十有
五累疏乞休言官疏乞慰留者再又具疏乃得請詔
加太子太保給驛歸如故仍令有司歲時以禮存問
至壬辰七月以疾卒
公天性至孝四時祠廟有事雖老猶夙興率子孫躬奠
如儀處族以厚遇鄉黨以恩有窮困失所者恒捐金
濟之有喪者助之以棺平居嚴毅人不敢干以私自

奉節儉自常祿外一毫不取雖交遊餽遺一無所受劾罷歸行李蕭然惟二竹笥而已節抗權奸清鎮雅俗貞方不詭少壯一節為世名臣云

尚書李康和公充嗣

字士修號梧山四川内江人成化丁未進士官至南京兵部尚書卒年六十三贈太子太保諡康和

幼恬靜沉默一無所欲家人咸謂不慧而父思菴翁獨大奇之丱角卽能草書工吟咏翁每以末藝爲戒遂棄其舊習一意慕古旣長偕伯父素翁北學京師爲西充少宗伯馬紫崖門下生初至適有邊急紫崖私試策舉兵儲爲問目卽條對區處精當皆有證據紫崖稱其年稺才老雖練達邊事者殆不是過他日司
國幸執此以往子必勉之

公舉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授戶部主事尋調刑部以直道忤權貴出判岳州執法不撓奚酋至謀火公屋廬見絳衣神人而罷其後擢知隨州承荒饑之餘坊里凋瘵則謀求義倉之法酌宜而行民兵久弛則簡閱以時士益精銳後有巨寇流入境率衆拒之盡殲焉

辛酉陞陝西按察司僉事分理邊餉以公勤著聲時有中貴撓法正色不少屈常訐事公署不合語侵之即危言切責劾其貽害地方十餘事疏上孝廟褒其直中貴卿之欲甘心焉十六年會思菴翁訃至去位獲免

正德改元閹瑾用事恭中貴黨也必中傷以泄舊憾寄遣其黨下陝西伺察久無所得事遂寢乃摘其服制違例矯旨免官未幾太夫人亦捐世方禫而瑾誅

辛未復起補江西時宸濠陰蓄異志招納叛亡縱下淫恣公壹繩以法民恃以無恐楚賊振華林勢甚熾我師數不利與都憲王公贊畫覓致大捷六年以功晉山東按察司副使兵備臨清齊俗侈靡而臨清尤甚乃教以儉約於除戎餉關之事罔不殫心力爲之盜不入境民用以寧

癸酉轉雲南按察司尋轉本省右布政使乙亥召爲順

天府尹行未半道遷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汴地下濕多河患逋租無算至即疏聞咸賜蠲免民力稍蘇正德丁丑蝗戊寅澇民間大飢老者死壯者逃立條約下諸屬郡邑祛減尅之弊畫賑濟之方至終夜繞榻不寐偶得休糧方於書笥歎曰天若濟民此方必效吾不忍藏乃刊示四路民得此以活者甚衆汴洛故都會陵墓在焉盜利其中之所有多被發乃嚴爲之禁令近居者守護防衛而未發者始得全時鎮守藉進奉名斂値市物如古器羔皮之類濫爲民病徐以温言諭止之

戊寅改撫南畿已卯加戶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巡撫如故聞宸濠將稱兵犯闕以安慶畿輔適當賊衝非得人莫守也值都督楊銳時為指揮使及諸將庭參於衆中揖而進之曰蛇城保障委之於子毋負我乃奏請使視事而白巖喬公時任南畿本兵相與協心王室設方畧飭武備日以禦賊為念已而賊兵東向舳艫相接氣勢銳甚抵安慶城下公飛檄城中諭以忠義銳感激思奮嬰城固守相機應敵日至數十發無不克捷又潛遣間諜順流而下紿云王師百萬四面至矣賊得諜語相顧錯愕城中偵知之士氣百

倍鼓譟震地銳即開門出敵水陸夾攻賊遂大潰宸

濠就擒

武廟幸南畿降勅褒諭兵部奏叙功畧曰安慶啓迪南

都王畿屏翰李充嗣巡撫其地聞變設備遠近戒嚴

調集民兵供輸糧餉潛遣間諜大張天威嚴行禁捕

解散餘黨安慶恃以無恐而城守益固留都賴以有

助而人心益安江西之變李充嗣之功實多加太子

太保工部尚書仍兼巡撫

臺臣言東南財賦甲天下而水利之政久廢不講非常

久計詔廷臣僉議下其章于撫臣比受命親涖其地

尋訪淤塞故道多爲勢家所據力任衆怨無毫髮假借不逞者爲誚語上騰蜚陰阻其事朝議復難之公卽建白臣考禹貢水道所歸之由相地形高下之殊并禾樂中夏原吉疋統中周忱治濬舊跡請命司官二員分董其事共釐弊政詔遣都水郎中林君文沛顏君如環以受任使凡所請一切從之仍得便宜而行由是盡心所事不辭煩苦考水之支節多岐而白茅港吳淞江二泒爲大首興事焉乃駐節湖上且行且度度地賦功量功賦役分授以責成時犒以行賞法令明一衆心競勸不數月告成凡椿木畚鍤給賞

顧直之需皆括諸屬豨美餘委廉能官分幹一毫不取於民故民咸奔赴無怨心復設巨筏數百曳木齒隨潮進退以汰沙泥名曰濬川把又置小艇百餘隨鐵帚於尾以爲疏導名曰鐵埽帚自是潮汐不憂壅滯淫雨不患氾濫蓄洩有道旱澇有恃食其利者甚博而京儲不至於匱乏矣

初白茅自北達于江河形詰屈不可復通乃改就東南挑平陸直注諸海自雙廟至通倉一萬七千三百九十二丈其深一丈五尺濶三十三丈皆文沛所理也吳淞江上流頗通利自夏駕浦至舊江口僅如衣帶

不復容舟因其舊形廣之濬之自夏駕浦至舊王廟江口凡六千三百三十六丈其濬一丈二尺濶一十八丈皆如環所理也葢疏宜興湖州諸閘水歸太湖無礙則常之宜興武進湖之歸安烏程松之華亭可無水患濬吳淞白茅之閼太湖之水入江海無礙則蘇之長洲常熟崑山可無水患而吳淞白茅之役最大功費尤多始事於正德十六年十月訖工於嘉靖元年四月

世廟龍興被詔陳言乃條上新政數事以正心用賢爲首務識者謂其知大體併嘉前績擢南京兵部尚書

爲士卒有恩遇武弁以禮留都快馬船素爲苦役公

剗刷冗費取盈數而止自是軍士得以寛恤而貪猾

無所牟利矣

嘉靖丁亥以考績進階資治上卿居官清苦自圖書外

無長物前後歴歴四十餘年所至以風裁自持然外

和柔而內剛正以故始終不及于禍如閹忠幸彬在

南畿恃寵跋勢凌轢縉紳數有要求一切不與卒不

能加害自晉尚書常曰大臣臨止是吾不歸何待累

疏乞骸骨蒙上溫旨諭留至戊子春移疾告歸是年

九月卒

尚書吳清惠公廷舉

字獻臣嘉魚人戎籍梧州成化丁未進士官至南京工部尚書卒年六十六隆慶中諡清惠

授廣東順德知縣潔已字民時華容劉公爲左布政使知公移公輒具尺書公益盡力效職有都御史屠滽召見公甚溫公因請事都御史曰順德有大璫某屬我修其家廟可稍葺之公謝曰令非有舊例新恩一夫不敢役一錢不敢費市舶太監出銀市葛公即以銀市二葛曰奉此爲式如不中請還金且葛雷產非此中有也太監怒取金去汪御史器惡公曰彼專抗

上官市巳能會公壞淫祠撤其材作土堤書院賢館
修學宮御史按而會其直竹木碎屑計斤兩公因服
梏手日詣訟所士大夫羣泣訴公以私盜狀御史大
慚釋公
弘治九年屠入爲吏部尚書公時爲令十年矣乃遷成
都同知復起改松江十八年廣東盜起陞兵備僉事
討平十三村池水盜正德二年革兵備三年改鹽法
兼屯田四年陞廣東右參議再逾月陞瓊州兵備副
使時逆瑾專權令各省庫藏悉輸京額外索取衆以
爲常出于鹽法公力拒之疏請乞留備兩廣兵興之

貧瓚方怒矣而公又劾岷府門正陳鶴買藥至廣多
不法又劾總鎭太監潘忠十餘事忠亦訐奏公逮繫
詔獄無所考坐枉道過家械首吏部門一月戍鴈門
逾月赦還鄉
瓚誅改雲南兵備副使六年陞江西右參政討桃源賊
時總制數易官兵不協力歷數年賊益熾公饒智畧
勇不避難與副使胡世寧發憤欲設奇取撻平賊諭
使解散反爲賊得賊刦公求撫公詞色不撓久之伺
得賊中要領時胡世寧方以按察使討賊腾檄開諭
賊奉公歸公因與椽澄執酋率三人平之因上椽功

而自劾輕身被羈狀九年陞廣東右布政使立番舶
進貢交易之法平傳役十年嶺西猺獞作亂兼兵備
副使搗巢歷身討捕
十二年湖南饑陞副都御史賑濟十三年勅勘永順保
靖兩江口夷情公爲堅明約束條奏上十四年還京
復出湖南定諸彝地界又疏言六事備宸濠變宸濠
大恨雅恐公巡撫江西
嘉靖初召爲兵部右侍郎上疏忤輔臣改南工部又改
南戶部晉右都御史理南畿長洲知縣郭波者以法
挫織造太監張志聰志聰怒伺波出擁徒百十人執

波倒曳車後行數十里典史蕭景騰者方操兵教場聞波事召兵前衙圍太監道擁臂大呼扼太監頭落其帽諸兵皆助鬬百姓盡登屋飛瓦擊下百十人者擁太監遁去遂奪波還志聰以爲辱入奏之世宗命械繫波景騰且重治之公入奏志聰貪黷所以魚肉吳人狀上降波五級調景騰遠方黜志聰罷之公還引見景騰壯焉爲立仗義英風碑碑於長洲之縣門其嗜善如此

公長身而瘠面如削瓜好讀書自擬古人志節峻然於天下視財如糞土妻子饑寒而施予不較有無卒之

日不能歛都御史姚鏌爲之經紀其喪
在太學時兄事羅玘玘病痢會僕死公爲煑粥負之登
厠一晝夜十數返玘病瘥同登進士語人曰玘四十
前生我者父母四十後獻臣生我也
其在順德鄒智謫死石城死之日上官還廣治令當迎
公獨經紀智喪越日乃入謁人皆服其誼有弟廷弼
亦爲舉人公遊宦不偶所規勸廷弼規之廷弼曰君
子仕則爲君兄强直守職誠向君也烏用規哉公被
逮時公追與俱及下獄械首劉瑾戒通飲食者廷弼
着舉人巾服操食食兄臥其械下刑部主事宿進見

之歎曰二吳一死安用生爲奏記吏部尚書張綵綵

救之于瑾故得全世皆賛其孝友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四十六終